





鮎埼亭外集卷九

行狀一

鄞 全祖望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鐘巒字峻伯別字巒稚學者稱為霞舟先生南  
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  
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文端公  
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  
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為孫文介公之  
困思抄是時公年尚未及三十已嶽嶽稱人師江陰



李忠毅公其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逆之留歸其家飲餞忠毅嘆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弗為真讀書人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真先生讀書因私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州籍成崇正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早潦相仍催科甚拙己卯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以蜚語削籍襍

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有三樂其一為箴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學其一為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肅樂也公性恬淡既罷官即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頗以延攬清流為事遺所知意許登啟事公笑曰公為山巨源請客我為稽叔夜公為富彥國請客我為邵堯夫宜興不樂公泊如也辛巳滿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



之遷員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  
欲拒人言耶唐王將為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  
國之區然今日所亟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  
楚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  
能用出為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  
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  
為孺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  
其乞靈于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  
願其偷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  
遜國諸忠為歲寒松柏集而從容問以寄其詞曰客

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于國之亡也  
子何述為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嘆知之晚也夫  
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  
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  
之用為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為諫  
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為鎮師則如軍  
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胆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  
而不用即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疎之惑  
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  
于是高爵原祿徒以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把權



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為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荐枕席于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是貪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後世人主之誤于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用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朽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

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于牧野之倒戈而亡于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于臯亭之出壘而亡于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在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



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又有以公流離海外勸  
之歸者公作止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  
大夫皆觀望不出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  
心遂渙以死繼之耳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  
掌言令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  
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  
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曰聯  
師膺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千萬以此聲聞徒致亂  
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兵則考  
其勅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

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于王僕僕拜起  
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惟周之禎可以亂世失教  
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公嘆曰  
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  
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唯避  
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  
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義招公居四  
明洞天公荅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  
在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  
高忠憲公與吾弟李仲達死奄難為詩哭之吾友焉



君常死國難為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後亡而死吾為評哭之吾子吳福之倡義而死吾為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于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三日與張閣部肯堂決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為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之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即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即成州諸生

尋歸應本邑試即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即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即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福之亦雅自負落筆不作凡迹語奧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脉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已讀書該博无不窺而留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為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為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即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即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



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心着眼以法詰糾部勒之  
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將  
異其言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應之兵  
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草除去御  
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  
于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註霞舟樵卷語錄  
藏于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吾至今長興人有霞  
舟書院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公諱永祐字爰啟號聞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

崇正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為人伉爽英  
駿篤于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獎  
借之顧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南中  
大亂豫于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  
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等卿兼原官  
摠制尚書張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荐公請以為北征  
監軍詔公監平彝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  
將之兵不得發鶴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于鷺門  
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  
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謀遣刺客殺之常熟趙牧者



勇士也素嘗謁公幕下公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  
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遂成千  
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匆牧累晉謁不得通  
遂止于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是時鄭成功雖起  
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  
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  
故里也即以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大兵攻海口  
牧出戰累勝而大兵日益城破學舞牧俱死之魯  
王再出師加公刑部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  
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

迭負强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謙稱為兄弟  
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為父子不久即交惡鶴芝亦嘗  
稱門生于彩已而交關而鄭成功深不喜彩鶴芝與  
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畧也黃斌卿尤  
猜忌連殺荆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為親家思并  
其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婦斌卿已而又  
與斌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  
諸帥之畧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間動即獲咎如熊公  
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  
為作海上慟哭紀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遍得諸帥



心鶴芝尤敬公即斌卿亦與公最先得莫知其所以然也王至台王公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土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芝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為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與吳公鐘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執公呵之使跪公友冠挺立不屈大兵砍其脅大罵而死大帥幕中有時甲者舊嘗受恩于公者也愬大帥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泔泔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今乃爾耶某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正庚辰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戶把持長吏而是時以軍興重賦役吳越狡施飛灑詭奇之術奸胥上下其手逋賦以巨萬公下令按產均徭貲算不與匿由不自占及攬他人田為己產者論如律圖其阡陌原隰于冊而實以人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之奴橫甚公執法治之不少貸民始



而怨繼而服時時為民講禮不使僭踰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所饋遺公以泉水雙嬰上之光先嘆公之廉內遷車駕主事甫至淮上而國亡南方晉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至而南中又亡公與沈公猶龍夏公允彝等起兵不克走入浙東公以浙中之厄于方王也棄之入閩而閩中亦厄于鄭氏加公尚寶司卿未幾浙閩相繼亡公時奉其父母以行避兵碓兵山中丁亥諸軍次于長垣福安劉公中藻起兵招公同朝于王所即拜公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劉公開府福安公分軍扼沙堤

劉公善治兵能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顧其部下頗多木戢海上居民謀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公語劉公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劉公曰是監軍之任也公何嫌焉公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于劉公劉公曰汝今日乃遇段大尉也自是劉公軍士始整肅公在行間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船慰勞之鮫人蜃戶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公如父已而

大兵攻福安公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突圍



以所部出勦武伯章義舊與覺以福寧來歸者也方  
共守沙埕而覺至公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于  
三盤已而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建跳所大兵圍之  
蕩吳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遂奉王都翁洲晉尚書  
兼都察院公見事不可為而悍帥迭起嘆曰是所謂  
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嘗問左右曰絕粒幾日  
可死曰七日公曰何緩也然是時風帆浪楫從亡諸  
臣多蕉萃無顏色而公風采隱然白晢如故庚寅冬  
父卒監國令墨衰視事翁洲歎曰先帝以治行拔  
向中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

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之載希得一當以報先帝  
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  
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經入見大帥問曰召君不來  
捕君始來何也公曰召則恐諭降也捕則謹就戮耳  
翔武而出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公游長子善  
毓從死而太夫人傅氏夫人蔣氏及次子善隲有義  
士匿之或以告之提督田某亦服公義弗究也其後  
歸鐘祥公之死也得年四十有一吾讀杭人吳農祥  
所作公傳謂公與劉公以治兵故有曠林之爭誤殺



其中軍將以相攻劉公夫人勸之而止此妄言也劉公於公始終無間農祥所紀明末事半出無稽不特公傳也

翁洲之難死者甚多而左班則以閣部張公尚書吳公朱公李公吾鄉兵科董公石班則安洋將軍劉公最烈時稱六大忠臣浙中修通志予謂集修諸君當別立傳諸君因令予具藍本張公劉公董公子已有碑志乃作三尚書狀并碑志移之然卒未立傳也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研齋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佑書肆侍郎子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再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為孝廉捍禦里社以轉徙鮫宮蠟屋之間側身軍旅十七年明史既不為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哲人溫睿臨雖嘗為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抄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考見乃為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



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為梅之子生而神  
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  
擐甲胄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知皆知有侍郎  
名癸未選庶常時沈時彰任吏部方蒙上春荐之謂  
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  
問之曰天子若果用督師計將安出侍郎嘆曰不見  
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抄不寓目  
即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因首闕下以受斧  
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為首輔欲引之為私  
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

調寧遠鎮臣美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  
壘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  
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禽  
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亡至詭請守居庸關則  
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  
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為賊  
所縛遭擄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  
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  
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眾結寨上虞  
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



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耕且屯  
邑井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為侍郎聯絡布置請引  
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三縣因下姚江會  
師曹娥合偃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為盟主  
刻期將集鄞之謝某告之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  
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三百人皆且兼  
人勇累勝 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禽拉脅決齒  
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 大  
兵指為間至是中軍注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  
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詬奈何殺忠臣折矢扣

刃誓而借遁汪彙追之不及于是浙東沿村接落奉  
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  
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  
先亦蜀人華夏曾為侍郎通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  
扉屨之助復合眾于華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  
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惴侍郎令發大砲擊之雷  
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  
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于王  
請合朝先之眾聯絡延海以為翁衛張名振不喜襲  
殺朝先侍郎謹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



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  
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  
以為終不可測乃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  
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殮其夫人黃氏  
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  
當為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婦子  
死罪願代夫人以女代公子俟死于此而夫人速以  
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  
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  
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于

是夫人抱其子歆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  
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  
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安之既乃微聞  
非真也遂止甫吉既匿夫人知朝先之于侍郎姻也  
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為言  
文鶯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  
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為真夫人也時例  
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  
啟城門命更以文鶯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  
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婦養于家而以囚中他婦代



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  
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  
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  
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善墨竹  
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焉馬督私謂人曰李公  
有所戀戀矣未幾侍郎來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  
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  
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予  
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

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  
而委過于撫臣邵捷春何其與眾論不同歟  
又論周楊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為枉  
死恐亦未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  
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

狀

公名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世農家  
子至其祖多生毆死族人論罪抵償公父鳳棟之遂  
傾身事吏吏左右之得脫公父乃終身事吏襲其業



少公補諸生奇窮不以屑意時時為里中鳴不平事  
與諸長吏相搘拄長吏恨之中以所行不端幾斥知  
蘭谿縣劉字歷獨知之曰此郎嶽嶽非池中物力調  
護之得免成萬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啟壬  
戌入為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  
為福建副使轉叅議以病去官崇正三年起山東叅  
政備兵天津公身幹魁傑視瞻不常習騎射喜談兵  
山東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舊  
撫累以招賊被辱公至排羣議用勦集步騎還前賦  
眾走公言賊勢窮必入海當伏兵海道以邀之朝議

未許而賊已揚帆去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蔭一  
子八年流賊焚中都陵寢被禍思宗哭于二祖列宗  
之廟遣官祭慰詔公以漕督兼淮撫公撫東時募得  
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為麾下親軍至是許將之至  
廬鳳修復園陵以總兵楊御春隸焉七月賊十三營  
至靈寶中州危急上以淮北為憂詔公以兵二千三  
百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與賊由上蔡  
入江北之太和公與御史強張任學居守而遣列將  
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振宗  
良佐竟却賊而子鳳戰死殺傷相當九年正月總理



盧公象昇大攻賊于滁州公以其兵會之賊破走趨壽州公以良佐等戰于蒙城卻之是年冬賊大舉入江陪京黨嚴詔公與總理王家楨合擊次年正月公遣良佐一戰于大安集再戰于廬州三戰于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苾等一戰于陶城鎮再戰于沙河四月賊窺桐城桐城非公分地公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年文綬抹之敗走移兵援舒城而分兵戍桐常是時制府殺賊者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為盧公秦督為洪

承疇皆稱善殺賊然二家部將如曹文詔曾變蛟祖文樂相寬皆健戰鬪所向有功而分軍惟劉良佐稍著勞績其視曾祖亦遠遜公獨以自枝吾其間指未方略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則其功也其後盧公以勤王入洪督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皆忤樞府楊嗣昌遭排笮公則否論者頗以此疑公會公以淮北五縣失事臺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而止嗣昌自出督師詔公以諸軍為應兵而公自行軍以來頗不持小節于公私囊橐無所戒雖其後囊橐額餉多不至賴前所入以給親軍然謗大起御史



姜埰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本用世才自以功過不相掩一旦對刀筆吏簿錄且不保乃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當事亦多惜之者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治兵以收後效許之公遂以麾下居京口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治西洋大藥幾三百餘筒公子萬化亦任俟召募東陽義烏材武之士以益公軍方具疏待命而許都之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治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公治兵于江干鞭十人貫三人耳禡祭即行光先犒之進擊走都紹興推官

陳公子龍在軍因舊識都遂招降之然使非公一創之力則亦未肯遽就撫也公未至時萬化已以家丁禦賊有功而同里給事中姜應甲素不喜公知東陽縣徐調元亦挾舊却反誣萬化以交通有狀于是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議籍公家以助軍會國變而止論者以為公先在行間雖不能無過顧棄瑕補垢尚應在所洗拭至于粉社急難挺身赴鬪而反因睚眦之隙誣以逆黨是則立功之士皆不能不解體者矣南中建國吏部尚書徐公石麟再疏荐不許已而竟起為兵部尚書御史鄭瑜劾公猶以前事



故也時阮大鍼掌戎政公不能有所展尋以左良玉  
至出督靖南兵禦之大鍼亦繼之而南中亡公方與  
靖南議奉弘光入浙靖南死部將降公遂以親軍歸  
議與江上諸公奉迎監國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  
華孫熊兩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者  
推此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  
師公欲以東師由江上敗杭西師由常山通廣信而  
關中詔至張公與熊公議弗受詔公與錢公謂宜受  
之兩議各有所執主弗受者謂監國本非有爭名號  
之心然一返初服則以藩王上表執力多牽制而閩師

亦未必能協力主受者謂不宜先立異同以啟爭端  
其後卒主張公議隆武閩亦授公閣銜公奏謝張公  
與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張轄東陽  
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  
狀馬士英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公之兵卒未嘗過  
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公最強又問公家尚多財  
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府城聲言索鉤四  
萬以報士英之起公為尚書其悖如此公力禦之監國  
以令旨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公以江上事勢且不測  
謀修宋公署為行宮迎監國駐其地或曰江上一危



婺中得安枕耶乃止而公亦祇嚴兵自守不能復豫  
進取計矣國安卒首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

引

王師攻金華公殺招撫使監堅守三月外無虻蜂蟻  
子之援而部下士卒無畔心御史傅巖公姻家也家  
在義烏為強宗請盡以子弟赴援公泣而許之夜繼  
而出部將吳邦璿者兵部尚書允孫也雄健有智畧  
公初罷淮撫歸嘗以萬金託邦璿至京有所營甫入  
京而公國難作邦璿以金歸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  
公益重之至是挈其家與城守公倚之如左右手有

何武者亦部將出戰最力于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  
中亦以火藥禦之烟焰大起聲如雷 大兵雖傷然  
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其  
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急過邦璿邦璿方  
與武語公曰二將軍何語邦璿曰下官等皆應從明  
公死然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人不如焚之以為吾  
輩死所公出袖中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乃共入庫  
中環坐賓客僕從願從者皆從焉公子萬化尚巷戰  
力盡見執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公即命從者舉火頃  
刻藥大發如地震



王師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公不得乃知在  
灰燼中而傅巖亦死于義烏邦璿妻博氏亦死公孫  
都督鈺以奉表入闕亦死浦城金華城中之民死者  
亦十九而國安亦卒為  
本朝所誅公開府十餘年前則有阿附武陵之嫌後  
則有由貴陽進用之誚及其孤城抗命闔門自盡天  
不疑者始大白

野史流傳所紀公事多謬吳農祥為公傳亦  
然如云公以四萬金與資陽及專奉闕是也  
農祥于公有戚尚不可據予故作是狀以正

鮎埼亭外集卷十

鄞 全祖望 紹裔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為陳同甫  
作合志蓋出于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于狀但古人  
于夫婦之間未有不以婦統于夫者今雙舉之何也  
曰華以夫人之烈非凡為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  
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



縣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學于始寧倪文正公已而又同學于漳浦黃忠烈公已而又同叅戴山之席已而同受知于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諤諤有范滂陳東之風資其循議以為月旦以恩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豫于六狂生之自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返旆幾陷虎穴夫已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

帥枋成諸經畧皆不用然猶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南不退檢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為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浙時東未下者抵翁洲彈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中寨四起皆以恢復為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于浙浙抽兵應之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是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師翁浙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檢討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



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已氏所為也因  
中作生謝死謝罹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  
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為意謁李侍御長祥于東山  
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但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  
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  
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間人頗以海師為望因  
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為海師必不可恃侍御  
曰子其強為我行乃再乞師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  
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  
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

寡助為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  
事字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入鄞江  
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  
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宗炘管江之師會可得三  
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  
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  
之師為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職方家楨  
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  
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  
使者來除道以竣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



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偃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移小壘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為憂斌卿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勤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于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

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為有功有緒矣而夫已氏又告變夫已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為清議所容及再降于新朝益決裂判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為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之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福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有分守道陳某以告之直指秦某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搥東山三



道之兵皆潰急補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  
蕪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海道孫某嚴警  
陳仲二將軍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  
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  
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胆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  
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豫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  
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丘司餉其餘甲申乙  
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  
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為人所告下  
獄和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于

新朝不料海道之艷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  
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  
力引之當為汝報仇及共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  
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  
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  
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何有于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  
不欲生汝奈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  
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監國還軍  
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謚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



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弦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于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集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細其首于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徒諸家妻子于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為計夫人曰諾願得蓑衣以見先夫子于地下斗魁即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嘆曰吾不得終

孝養矣視其盥中尚有米親掃曰舂之舂異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徐起投繯堂中既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繯而絕而檢討次子凜忍夫人于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產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害既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為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忍竟育于林氏年二十



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所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為海道所陷也亟行賂于直指發其貪墨事海道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告變之功并為海道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衛之怨填關海波亦何可得即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沉重瞳受病一往踈防不密失身宵人

抵隙竟漏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讎快心言之可為浩嘆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于天地之間則小腆雖頑終賢于筐篚壺漿之輩至于身經百鍊終不為繞指之柔

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故家終為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于檢討之上又一奇也後反覆如夫已氏到今亦安在哉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鄞鏡川之楊以文懿公大其弟康簡公冢宰碧川先生並起五世中有四開府三翰林西臺諫四監司而



守牧以下無論也時人為之歌曰半壁宮花春燕罷  
滿床牙笏早朝歸以榮之又六世四忠雙烈出馬遂  
以收三百年世臣之局跡其一門被殘不可謂不慘  
然而為故國重矣

四忠者長監紀推官贈兵科都給事中文琦字瑤仲  
號楚石次職方郎中文琮字天璧其弟文瑛早卒次  
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瓚字瓚玉號圓  
石次都督府都事文球字天琅太僕卿美益之兄孫  
澤州通判承龍之曾孫諸生德萬之孫監紀推官秉  
鼎之子秉鼎字公鼎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勛諸子

里中以楊太公稱之推官尤喜交當世豪傑以引進  
其諸弟然家貧甚推官娶沈氏御史以舉崇正己卯  
科始娶于杭之張氏而以其婦裝為職方娶李氏截  
江之役太公首帥諸子從軍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  
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節于天興將來無損于配  
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為然而同里張公蒼  
水尤出揭力排之御史乃入閩思文召對又言當聯  
絡閩浙以為同仇不當起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  
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思文然之即賜食撤御  
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飢按視疏登帑金三千



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皆名言也思文特用  
為雲南巡撫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入浙以圖會師  
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炎三關便  
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亡仙霞告急思文出走方  
思文命御史之溫陵問知其有兄臨軒試之對言今  
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平積習思文奇之  
以明經上等即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  
諸軍至是來就御史商所向而太公挈家至初張夫  
人尚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畧嘆曰干戈載道  
吾當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壘渡江

時而軍列成夾岸鉦鼓朝夕震中流交鬪數合飛鳥  
不得過而夫人忽脫兔至皆以為從天而下也會江  
于事已不支乃謀奉太公入閩留職方居守以都事  
從甫至推官御史適他出亂兵突過之夫人走伏草  
間賊執太公以去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號于  
路路人憐其孝不數日得金數千緡齎入岩賊以數  
不足欲殺之都事對父長慟賊亦感動令奉太公以  
歸俄而推官兄弟返避地于奉順之竹園欲求思文  
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乃返甬上時浙地止翁洲未  
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遥相首尾于是有五君子之



難推官與大蘭寨主王翊最善故在五君子中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御史曰翁洲黃將軍未可信宜慎之御史亦以為然不意翁洲未嘗爽約而華公過宜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為入所得密揭告變並列推官御史名旁及都事而獨遺職方時推官兄弟四人方謀于野聞變或勸之逃推官曰吾以義動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于辟安用義為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御史都事入關御史不肯乃獨遣都事變服走推官就訊慷慨無危詞但言御史不豫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華公時已在囚中間之淚淫

淫下而太公因橐籥傳語謂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嘆太公之賢御史亦與同難李公昭武唱和不輟初華公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以故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官獨不可于是當事議坐推官而釋御史推官遂與華公同死既殯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去職方亦曰弟但去有我在御史猶豫未決夫已氏復以賄請于當事必殺之乃復逮之御史大呼高皇帝不絕以死夫已氏嘗與太公同學少相好長相密也及其反覆兩朝之間推官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張夫



人負御史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為因治棺衾皆雙具召画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為楊郎兄弟作傳吾死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得周也年老畏禍逡巡不敢執筆夫人乃書遺戒曰楊郎無愧于天地無愧于國家偷生一載有為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愧于楊郎所貽二女楊郎在囚中已為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于太公之前投繯披救不死怒曰將隳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毒藥不即發復投繯而絕夫人之父季初故孝子夫人少時

亦嘗割臂以療父病夫人之母亦烈婦也其淵源有自云沈夫人皦然而哭曰吾妣烈矣吾後之哉或勸之嘆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辱諸君將陷我為畏死之妹耶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皆贈官而都事之入閩也錢忠介公已卒乃謁劉閣部中藻于福寧閣部曰祝君為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幸甚令叅幕府軍事時都事尚未娶閣部欲婚之曰謝三賓讎首未懸未可也閣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事死之初張公蒼水以爭閣事不喜御史至是自海上貽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



當日悔其參辰并以詩弔之職方乃間行謁張公把臂痛哭托以聯絡中土事自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弗以前禍為戒勉以善成家風而海上之局日削職方悲憤益甚癸卯太公卒是年有降卒自海上言職方將引海上將趙彪為患逮至錢唐嘆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故雁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詞扼吭而卒李夫人先卒楊氏自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珽文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斃于道一門遂盡職方之死塋于杭西湖之南屏其遺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同年前太僕石門曹廣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于鏡川惟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祔之詳見予所序楊氏葬錄推官兄弟俱有集御史尤多其奏稿烏史中史俱不傳詩稿惟落花吟一卷猶存推官獄中詞職方絕命詞皆僅存者

###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于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不決而許公死于偃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為表之將竟不免于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



岐如劉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  
明吾鄉戊子之難過宜華公為之魁顧華公所紀對  
簿錄頗若不滿于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  
慷慨予詳攷之華楊之抗詞不屈良不媿張公而屠  
董之心亦未嘗有愧于許公特其形迹之間有須暴  
白者遂不得比于段岐一輩為可惜也予既為華公  
夫婦合狀又為楊公兄弟娣姒合狀偶繙對簿錄懇  
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  
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考証未可知也

屠駕部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  
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  
並以甲第雄于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  
講氣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于文廟慟哭時鄞  
之義師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者消息聞潞王  
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  
軍門二公奇之留叅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等亦與  
若思擁錢忠介公起于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  
慰勞之曰君可謂先乎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募義  
從為小營軍于瓜瀝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王事若  
思亦以招軍輸餉功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



受已而江上事壞並角巾歸里先是故尚書慈水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半以為署有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瞰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為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踪跡吾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即從衣領

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儻城下有警吾縛備兵使者以予公矣於是過宜頻乞師于翁洲內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于天生家陳仲二將軍豫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牽連祔逮入獄若思與王評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為內應若思曰諸軍既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先期而夫已氏告變諸道兵皆為大軍所截不得至祇翁洲師次城下陳仲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陳某登陣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



望內應也即調城守營兵分鎮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即擊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夫生與若思走天台初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抗爽而而踈天生與若思皆戒之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已氏者果其人也海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于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角之諸義士聚議亦以過宜為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况過宜既獨承

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為乃私為之行賂于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為過激之語天生與若思諾之獨楚石楊公不可于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克屠董而為夫已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僖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至是亦頗咎之過宜雖異詞以謝而不能無拂于中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誦之于是高公宇泰遣人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盛王事今何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茂材耳非有析圭裂爵之寵于前代必當濡首沒趾



以相報于焦原者也可以不為而為之則其判一死  
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效以萬  
一得當上以為國下以為家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  
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  
思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  
而黑白之亦猶李翰之例也天生等既不得免卒與  
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  
長虹矣而陳仲二將軍周旋天生于難中甚力論者  
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大理寺丞君恩兵部郎  
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母恐其殉也守之夫人

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媵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于鄞者四而王評事石雁  
死于杭其為夫已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貞  
一別字石雁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  
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  
其子即華公壻也黎舉學便博菴曰華文蒼邃王文  
簡淨華靜穆而色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鍾鍊  
王尚冲夷至崇經酌史不眩于諸子則朴學均也華  
如泰山千仞壁立嶽奇王如崑崗之玉溫潤縝至悃



幅無文恂恂不能語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鄴仙之主  
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奏疏筆札盡出其手赧王稱制  
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兵起兵豫于六  
狂生之目江上召為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  
諸遺臣義士日夜課所以復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  
吸傳致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甄  
而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  
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  
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  
豪施宗烱社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

扉屨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醜酒刺血誓師約以翁洲  
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中未有  
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已氏告變直指遣謀者入管  
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搜謀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  
眾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常得功已遣水師扼  
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揜管江施杜請據險格開別  
命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  
也有顧氏子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已  
氏舊識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  
引荐紳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帑



如高都御史父子馮職方家禎李儀部桐范公子兆  
芝等以與獄吏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為出  
自評事華公間而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顧氏  
子所為也夫已氏私謂人曰王貞一沈靜淵嘿粹不  
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踈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  
直指移評事之囚于錢唐或以為有生望矣評事曰  
吾亦何望為覆巢之完卵哉筆楊施杜不可負也及  
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焉門人私  
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  
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董稍

與華公隙末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  
于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令人欲食其肉然而忠  
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留吾血三年而化  
為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發明沈  
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長于  
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于好奇今散佚  
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鮎埼亭外集卷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裔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都督張公諱廷綬字雲衢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都督少時喜讀兵法時天下多事益  
思以功名自見又善挽強弓舞大刀兼喜言壬漶之  
術故其補諸生也在武學中錢忠介公起兵以驍勇  
署總統會于越中方議所立聞台州已有監國遣都  
督迎奉從之江上時台州之起兵者陳公函輝及義



兵諸營分汎江上而陳公以會推留中調度其兵莫屬陳公訪于錢公曰麾下將材乎錢公曰前日以迎奉來者其人可使也陳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江上諸營束手不思有所經畫但爭分地爭分餉日無寧晷海門稍遠得不豫然台軍逕受陳公節度而都督為錢公將幸兩家皆忠悃無嫌忌都督時時以餘餉餵錢軍或曰幸無若田弘正之結怨于鎮人也而都督未嘗有所強取于軍故陳公聞而彌善之浙東八府方氏之軍最橫王氏次之兩家老營一在嚴陵一在寧波居民為之罷困其以客

軍駐台者為谷文光宗室嘗淩李礎暴橫頗學兩家而竭力支柱籠絡使不至大逞者都督之力為多已而閩中大將李公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其治軍于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都督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已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都督而行兩人和衷共清日練兵以輸江上

大兵入台唐禧謂都督曰公當俟陳公清息然兵已逼不如偕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為也都督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都督營諭降不屈



殺之唐禧亦被殺而都督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  
存嗚呼乙酉而後吾浙東諸公蓋亦厓山三丞相之  
流如都督者則蘇劉義一軍人物也先曾父兄弟在  
江上嘗為方國安部將所恨幾致不測都督救之得  
免故先贈公嘗欲為都督作傳而未就也高兵部雪  
交亭集載其名未詳其事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獻日  
不足徵而都督家門已絕莫可搜索恐遂無知者聊  
據所聞以述之使勝國之史有叅攷焉謹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事略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

勛郎納諫之子崇正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  
事子良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幾年北都亡殉難翰

林檢討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

謂哭

正為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唐項煜以從逆亡命來  
慈之馮公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  
業公雖致之餼顧甚菲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淪之  
橋下公不問明人最重闡誼或以公為過公曰吾不  
能為向雄之待鍾會哉顧愍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  
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  
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



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  
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  
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刺  
刃于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坦中雅持正議又不為  
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莊之常元辰留之丙戌浙東再  
破公黃冠行遊于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具盡慈民  
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棄子拾墮樵不以  
為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  
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島上事公曰今  
日當猶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居以祥興擬之下矣蓋

其崛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  
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  
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則尚  
書沈公猶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谿縣  
則巡道陳公殯檢討汪公偉知奉化縣則給事胡公  
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即去卒死國者駕  
部王之弼即王公而公以首陽之節泰之其耿耿之  
心未嘗于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楊人無知  
公者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  
于王汪二公蓋嘗為之祀今亦廢矣予思于鄞之湖



上築祠合祀王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  
勗長吏之一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李果堂先生軼事狀

梨洲黃公所作果堂先生墓志其大節卓行畧有表  
見而事未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  
以為未嫌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足具  
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五月豫于五  
君子之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  
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  
為必死而先生在囚中其所居即華公嘿農楊公楚

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詞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  
生蒙難後蓬蘢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  
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獲右搏雕虎蓋如  
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  
其監軍姚江黃宗炎刑有日矣時傾家拯之者為馮  
公子道濟奔走其間者為農董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  
者為萬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于道濟遂出之劍  
芒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  
座客為僉事筮易得睽之三與曳牛掣人天且劓皆  
大戰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



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荐紳往還筆札欲按篇殺之先生使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宫什器求售者先生一見題識流涕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勺角一片地盡化為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荐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嘆曰嗟予鄭次君能招郅君章同隱弋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

是終身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為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矜矜是為未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為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為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間則漢之云敞閻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既表而



出之讀其言得其行矣先生私淑箴山之學于梨洲私淑大滌漳浦之學于大滌山人何義光呂漢憲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真學者其人也

錢塾菴徵君行述

六世祖與進士以侍郎管廣西布政司使五世祖瓚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祖若虞進士江西臨安府知府父敬忠進士直隸寧國府知府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芍藥社人諱光繡字聖月晚號塾菴錢氏世有名德詳見明史及諸前輩集中碑誌不具述先生少

負異才隨侍其父僑居峽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吳中宛中南中因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游江浙間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老俱重之硤中則有澹鳴集萍社彛社吳中有遙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豫焉又雅好釋氏故其講學則師漳浦談經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嚴事者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卧子林茂之薛更生所契好者陳玄倩陸鯤庭翁坦人黃九烟萬允康祝月隱徐闇公麻



孟璿沈景山耕岩吳次尾沈崑銅沈君牧顧子方顧  
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沁水李叔則陳定生閻古古  
查方母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徐元  
嘆余漢心周子佩方爾止陸永修皆魁傑不群之選  
方外則叅禮密雲雪嶠蓋其師友之梗槩也先生本  
用世才寧國分符出守不甚諸史事簿書山積一出  
先生之手老胥無所用其奸硤中土豪吳中彥凶暴  
絕倫先生廣為布置卒令有司檢而戮之嘗勸漳浦  
以為太剛不如用晦以叅之漳浦感其言贈以法廬  
二銘法廬先生硤中齋名也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公

請急引兵勤王以故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  
艘弗齎盜糧史公荅以其曉忠懷即圖進發報王稱  
制先生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為憂元倩方按  
河南乃檄先生知舞陽以親老辭之而力經營周仲  
馭于獄中俄而南都又破從兄忠介公方舉兵江上  
先生居峽中隔一水耳亦不赴硤中舉兵以應吳中  
先生亦不豫蓋先生雖為故園抱杞人之憂而逆知  
時事之難以犯手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者  
丙戌以後頽然自放生平師友大半死劍鋌所之有  
山陽之痛不堪回首遂以佞佛之僻決波倒瀾儼然



宗門人物矣其別署曰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因  
習吳中况味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茗一粥非其手  
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過人食雖皈依釋氏而旦旦啗  
鼈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不置以是知先生之逃儒入  
墨固其宿根所適然亦半觸于時之所激故未嘗不  
呈露本色梨洲黃氏申明本色戴山之學先生與談  
儒釋異同兩不相下歸而為諸子作復性之會泛濫  
西竺娓娓不倦然其與浮屠法幢論素位以為必如  
蘇武洪皓方為素子夷狄而行並非隨波逐流之謂  
此則儒門之偉論也先生于出處之際最嚴沈宮坊

延嘉被荐先生貽之書曰聞之梵語修羅每膳必嘗  
千鍾嘉珍末後一口化為青泥玉堂清夢非復音日  
兼珍青泥滋味恐所不免吾兄其慎之宮坊故不肯  
出山得先生書謝為益友葛學士世振被荐得辭先  
生踵門以詩賀之招撫嚴我公招先生時忠介家方  
被籍先生欲紓錢氏家難往見之及欲授以贊畫固  
辭得免又有荐修玉牒者亦拒之幾社雲間宋徵  
輿故人也以中書舍人隨大將軍宜爾德幕欲與先  
生一見托疾不往崑山朱應鯤亦故人也及宰上虞  
頗魚肉故國遺民先生面斥之或為新通守樹碑列



先生名亟往前去之忠介之殉也諸弟遠出未歸先生修其祭祀祝版之詞悽愴感動行路又訪其弟婦鮑安人之為尼于吳者每歲三月十九日祭王忠烈公父子于天封塔寺九月初七日祭張尚書于城西從兄江寧推官肅凱與先生始睦終踈及其羅刑懼家門不保以幼子為託先生力任之故人吳余常有難力拯之其自硤中返甬上也構莖齋菴闢城圍築歸來閣與董戶部守諭德偁王太常王書高武部守泰輩往還酬和晚年與守泰為耆社慎選遺民九人而已其後又增其二山王之徒不與得也吳越諸野老

多以不仕養高而牧守干謁仍不廢先生長謔曰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先生風流自喜醒藉得之性成雖遭厄運不為少減然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成心疾竟以憤懣失意自裁戊午四月十二日也生于萬歷甲寅五月初七日孺人曹氏副室鮑氏子璜恭葬于臯前山之陽先生自十六歲有詩集其後或隔年一付梓人或每年有之曰告情草漱玉集香醉軒集澹鳴集述祖德詩秋雨刪萍杜詩選停雲草水盃集獨寤寐歌白門詩奠草三十歲始重定



之曰刪後詩以後曰紀年集曰有聲淚曰歸來吟其  
文曰學古集其談禪曰耳耳目目集五十一歲又合  
定之曰從慕堂詩文內集則乙酉以前外集則乙酉  
以後也忠介子濬恭以先生集來予又為沙汰其繁  
存其精者得十六卷濬恭因請為之狀予乃述其大  
畧如右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為司馬相  
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嘆其善言溫公之  
德行即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

日江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略同公在神宗  
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閑楊公官制闡其所設施更視  
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留臺神宗改官制  
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真  
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相位不竟其施楊公賜  
環

今上以皇子暨胄監之任倚之蓋欲公追后夔之  
盛半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退未有風波  
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  
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為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



時字賓實學者稱為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為儒素自少即留心性命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勞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一時閭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為師弟不覺其度之移而前也公既喜得師以為依歸而文貞亦深相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曆書而讀之即周易亦祇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其後漸返求諸理直至賓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圖皆從太原探討因此

見地日出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大出

長史張公昂也又曰

賓實讀書一切歷筭音韻皆不甚留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方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若賓實之沉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召對稱

肯充講官公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過公弗知也辛巳

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將使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亟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為人師逾年卒有



命提學直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豫公曰  
特簡而出所至即與諸生請明正學以振飭人心為  
務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直以  
不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為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  
和自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

聖祖聞之于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遷侍講既畢事  
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  
出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為喜丁亥丁外艱庚  
寅丁內艱居喪如禮壬辰仍赴河上明年召入直  
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翰詹諸

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為之列名候員出  
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逕入 直是秋吏部開主試  
諸臣無公名

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

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逕入 直吏部乃  
反以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啟事而公所夕修書無  
暇及之于是吏部笑以為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  
酉始

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即提刑也刑清訟  
簡奸宄不興己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  
長途甚憊滇民憇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  
途皆整空屋數百間以待既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  
長吏整其扉屨而使標下將巡視週邏無得軼出驚  
居民居民不知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醪糲  
之屬前往交易好語相慰籍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  
還公曰諸軍憊愈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師至如歸家  
并為奏免馬匹倒斃之賠補者大由滇入京望公之  
署稽首泣下如雨為穹碑樹之署側雍正三年晉兵  
部尚書總督雲貴二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尚書

京察自陳奉

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以忠  
信篤敬率其下熙然為國家養元氣土司洞主皆曰  
楊公吾父也而是時直省督撫中有為武健嚴酷之  
政以為能者公曰是所謂訐以為直徼以為知不孫  
以為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時于奏中為世

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証明  
聖德之法天不息

世宗手批容之以為吾君臣寓里談道不亦樂乎于  
是忌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于吏務誠有過人



而不學無術多自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為老儒  
迂其言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吏及憾適其入  
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

世宗不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召  
入朝大用之乃于乙巳解禮部尚書專任巡撫而新  
督新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厚實可置黼座左  
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朱綱至  
將有所羅織公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  
而滇民且萬人至訊所洵洵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  
披他事以代賠分贓賠之贓加公至數萬

世宗知非公所坐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千金輸之  
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  
滿而公先取邸中物并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估直  
不滿二百金也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  
時故空空無所有至是益貧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  
諸苗亦有來為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未嘗敢濫  
也而公之望愈重中朝人于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  
否

今上嗣位追承

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尚書管祭酒又令



課 皇子直 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  
陳情及聞祭酒之命則喜

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  
子逮及國胄以至民間之後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  
國子之名耳

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  
自漢唐以來所未有尋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  
老得于禁城中騎馬出入每日入 皇子書舍閱所  
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  
堂為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諄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

餘事也自兩 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識意  
之言而最大者翰林于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  
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  
中修書不豫朝賀似無害于是召梁學士詩正入  
南書房而全編修棟日侍 皇子講讀者也至是丁  
艱

上援前例晉之 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  
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  
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  
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尚未散又與竚立詳問學業語



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嘆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今

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興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綿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于皇子之學業與監生諸生日課焉

上聞震悼予恩恤加贈太子太傅賜謚文定公無子以從子名應詢為後年七十八公生平論學本于坤之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部

蓋于此矣而予觀公至于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望而知為朴實頭地人也坐立此然無橫肱交股急趨窘步之習談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部侍郎桐城方公過語移時嘆曰公真為天地立心為斯人立命者也長洲何編修焯博學傲物于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來聽講予嘗侍座于館中公曰子之于書可謂博矣但當為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況于愚



予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詞已為之狀然寥畧之甚予續為此述于公之事亦未能備而大畧得之謹述

###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蔣氏係出北宋給事中邦彥之後自諸暨遷鄞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衛外大父諱芬但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弗甚達舅氏蓼厓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績支

門戶上奉君舅嘗撫二孤而泣曰是藐然者能驟及婚嫁之日以見其成耶會存婦人善相者過之則曰夫人一子一女俱鍾清氣異日當為夫人苦節之光抑又皆貴稍長外大母自課之太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瑩瑩讀畢舅氏習筭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于先公子家自喪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婉善承之溫涼飢飽以及藥茗之屬無失時者一夜或四五起未嘗敢熟睡贈公嘆曰新婦賢孝天必昌汝後以為報從大父



老而寡太孺人推贈公友愛之誼筭有酒肉必分貽之以不逮事先姑推其誼于從大母贈公喜曰此真養志也而相政甚肅古人所謂不識廳屏不聞笑語者蓋允蹈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孺人始大病長兄之坐也慧甚又加以端慤四歲而諸經略能上口六歲而遍習之脫口皆成文采里鄙中遂有聖竟之目以為先司空宗伯而後嘗重大其門者也一日誤以小刀誤削牘傷其將指中風而殤太孺人素弱既以待養贈公積勞之後居喪哀毀已不能支至是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

能食夜不能寢外大母輿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太孺人之舉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厓先生秘之不以告既逾日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于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愈自連舉弟妹皆不育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聞頻于死者不一而足先公斫田之入祇足供不肖醫祝之需而太孺人以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每逢危急呼稽于影堂占



卜于龜又瓦人之從違驚惶于中夜之噩夢蓬首跣  
足其辛雖不可以口舌傳也不肖雖多病而稍閒則  
先公課之甚嚴為講漢唐諸箋疏以及通鑑通考諸  
書太孺人輒以栗果賚其乏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  
講席焉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黃公之  
荐應赴都上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次  
年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陳詹求有  
得而歸以為親榮夫但云有得不過世俗之榮倘能  
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于汝也其行矣不肖  
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不肖投牒成均遽歸壬午太孺人復令不肖北  
試京闈而婦張氏卒又上累太孺人癸丑被放以詞  
科之荐為吏部所羈未及試期不肖已成進士選庶  
常得豫

今上覃恩加封太孺人已而左遷外補不肖方切于  
晨昏之戀幸得自便南還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  
而愈次年秋太孺人亦得足疾已而又得心疾未幾  
又得脾腎並洩之疾不肖倉皇失措百方治之稍痊  
而先公逝太孺人哀悼慘怛于是疾遂不可為然太  
孺人雖沉綿予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



三撫慰也自城南閱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于是卧病復一年以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祐于不肖者至于十有餘年而後息肩而此十有餘年之慈祐乃世間為人母者所未嘗之境則太孺人之聖善豈凡為人母者所可同而不肖十年京洛其失養之罪凡為人子者所不可同矣太夫人雅工詩顧未嘗輒形之紙筆不肖所見惟送孀氏董孺人北行嘗有長句二首或問之則曰此非閨閣之急務

也性不佞佛比邱無敢過吾門者嘗曰我身後必不許作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亦有强悍不可使令者獨至太孺人之前無不俯媿屈曰此善人也喜怒不形于色雖童僕未嘗加以呵斥治家綜理有法故以十畝之田充祭祀燕享之需而沛然未嘗有所誣于是萬典使九沙偕諸親表公議上謚曰慈懿紀其實也合葬于先公木阜阡不肖伏考古婦人之有行狀始于六朝之江淹任昉宋儒王相訕之以為罪其非之良是也然誠有聖善如吾太孺人而有出于不肖之自叙則固不同于一切碑版假諛墓之金以欺人者



謹述

鮎埼亭集外卷十二

傳一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為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既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鼎盛才具既軼群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為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惜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

勤

全祖望

紹裔



不攬結講求出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吏部故東林復社中後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時昕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為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于中左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欲并陷職方于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職方家既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庫中令其客

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叅豫軍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為矢天言其降出于不得已倘得間必不肯忘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為姜伯約吾當任餉即以四萬資產予之洪範既得金寶無意易轍也而開雜之令下職方跣身去于是狂走南底滇中東至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為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道刊章名捕四出踪跡一子瘐死獄中妻徐氏挈家轉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複閣壁之間即以好義知名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



源淮為故相馮銓子以所親為都將職方將深結之  
一日遇華亭徐副院字遠于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  
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問巷人稍篇篇源淮聞之驚  
懼即遣都將至職方家緝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  
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  
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室都將見副院再  
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都將以舟送副院  
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固如洪範革雖多  
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鄒陳十三營尚保殘寨職  
方重泝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已衰困不能

用職方思入緬甸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無所往然  
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嘆曰斯人東西  
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已  
未卒于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祔即葬于大竹山中  
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板以父死  
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迹不同然  
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  
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  
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字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正壬午貢  
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于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  
見夏公彝仲陳公卧子何公慙人與公文社中言經  
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  
為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  
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荐之而  
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  
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既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  
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

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思幾  
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  
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肯堂荐兵科給事中閩  
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忠介公方自浙奔閩  
相見于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  
師公周旋諸義旅間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  
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  
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  
關結寨于定海之寨柴樓已而鄭彩兄弟累畔撰忠  
介貽書于公服其先見辛以憂死公雖告之忠介以



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  
之間善于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  
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為舟山接  
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  
地之士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  
島山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  
也以隸業入南監嘗欲學詩于公及聞公至親迎之  
公以忠義為簇厲延平聽之娓娓意夕凡有大事諮  
而後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間行至海上晉  
諸勳爵遷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先道入

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  
為相公愈罵國王嘆曰此忠臣也厚資遺之卒以完  
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  
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待盡未幾卒于臺灣  
閩中自無餘國以來臺灣不入臺版圖及鄭氏啟疆  
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  
祭酒為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  
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  
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  
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



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于二十年之前公死于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為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曾豫公山寨中知之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二間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卧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為食教公

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啟七年有後聞于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為崇正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待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此之史氏之彌堅彌鞏然公于體仁落落而閣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為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鍼公曰阮大鍼為真小人錢謙益則偽君子



真者易知偽者難測斯人得志即小臣亦當裂麻爭  
之况同寮耶時人不以其言為然而不知其言之中  
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  
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恒引佩刀  
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侍  
即聲起金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為反間引

王師入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語女則方熟睡  
問曰何為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  
孺人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于石祈夢于  
忠肅公祠忠肅入夢為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

訓行于世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  
夏賀公高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  
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錫塘知  
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  
文忠公孫侍郎同啟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宣  
青州兵道昭宣餘姚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洲劉  
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子吏部棟長洲文文肅公  
弟舍人震亨子乘嗚呼盛矣烏城溫氏有推官要亦  
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字遠亦以從  
亡完節終于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為其相君一洗門



戶之玷是皆唐相宰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葵南直隸蘓州府崑山縣人也登萬曆戊午科釋褐婺源教源諭厲士有方學政大起歲大祲捐俸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眾陞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為盜窟郝良貴房星袁營曹闖環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亨築堤治郭練兵保甲為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游被兵民無寧宇夏亨內以德綏民外以

誠感賊賊有抄掠城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毋殺我百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為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總兵劉超用威凌厲夏亨抗不為屈已而超畔教殺都御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啟睿帥軍討之諸道兵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亨轉輸不絕超既伏誅幕府以功上荐夫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顧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即位以萬亨諳中州情勢使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



至中州有豪右為不法萬亨聞于巡按御史寘之理  
至是嗾諫垣刻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  
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艱皖人無固志萬亨  
務為整暇威惠兼施初至給兵餉既給羸十之一以  
詰吏吏曰此故事公當所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  
資豈我所為况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  
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辟隸大噪皆持  
白梃圍萬亨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奈何殺我  
夏公焚門而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  
諸萬亨萬亨至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為時在任未

三月也陞按察司兼右布政司事兼管七印南都陷  
萬亨奉母至撫州屬門人之為臨川令者將返南昌  
南昌亦陷萬亨與臨川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  
降帥金聲垣招之不應提兵卒至城潰被執聲垣猶  
欲降之萬亨賦絕命詞見志遂遇害于建昌一門死  
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歸里

### 石隆傳

石隆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略喜讀孫吳兵法  
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  
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



括易言兵寇盜于今盡據城幾點烽烟銷漢壘萬家  
風雨泣長平將軍死鬪徒搏戟文士空談欲噉名密  
邇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靄青旻  
閭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  
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醞醞墊角巾歎欲請總還  
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坐深仙掌垂梳  
橫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畫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  
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沉彩筆欲投良可惜從容  
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屏不知何許人也崇正中曾為福建  
叅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輿出師詔  
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遂受御營石先鋒  
未勝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清伯延平失守之藩  
踉蹌趨虜追兵既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  
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群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周  
屍臭腐虫出之藩攤尸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沉靜  
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



主聲氣之席四方贊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  
至講名理商經術而尤留心于救世之學南郭量馬  
菊齋既不求聞于世世亦竟無知菊齋獨錢忠介公  
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崑莊相伯仲  
未幾大亂菊齋遂邁奇疾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  
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  
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  
張閩部客之使為其孫茂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  
齋在舟山數年海上諸公其唱酌風雅雖在流離猶  
有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外之禍作凡平日所還

往者皆死菊齋奔跳絕島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  
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  
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間而  
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為所窘幾不免張侍郎  
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為作詩  
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于吳  
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先生邁疾久今乃能治  
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子如嚴賓  
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既塋倉卒未耐影堂列木主寢  
室中明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



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于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响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韋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節時以為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之者蓋其言行若著蔡一本于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者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于宋史而百年以後潛谿諸公發其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

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于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為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會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一焉大行文虎先生死于刺觀察周明先生死于逮得殉父者一焉隱樵君雪樵先生死于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為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崐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



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  
丙戌以後自以世家受國恩不肯復出試于布政司  
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為詩人時春明方舉汝社故事  
于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  
蛟海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  
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  
以大節古誼交相勗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  
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評雪樵之詩  
者以為吐棄一切古穆如鼻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  
巷而與正菴為此戶其唱酬為尤多桐城方子留畸

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已  
而奉其父僦居東臯之殷隘己亥海上師大舉游兵  
至于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間並起亂兵卒至索  
餉欲執濟淳古翁為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  
釋而餉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  
束修厲行力固逸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免蘭摧  
玉碎可為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文允  
瑄嘗欲為作傳而不果其既于今湖上七子之風流  
已盡而雪樵猶為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  
得其詳聊識其大略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材時移勢去無所  
于試其氣蓬蓬汨鬱而不化則或出于詭怪之途不  
可以常理繩梅子真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  
為異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予生平不  
喜神仙之說以為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  
未死自當旁魄天壤而間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  
也吾鄉陳先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  
也少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尚未為諸生也  
其性高伉不肯一毫挫于人甲申之變先生號咷于

此即陳仙傳中  
所闕當移置于  
前

野或解之曰天末書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  
不亦過乎先生不答當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  
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  
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既不就試遯迹山中快  
快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  
之辰負此剛腸恐為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  
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為意度其藥閣  
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信姑試之則  
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泠泠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  
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草非復



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  
于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巔水澗之間  
消息屏絕以為死矣一日先生忽降于其里人之庭  
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  
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踪跡不可不白耳于是  
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  
如前數此公者大率皆身豫廟社之間否則尊艾者  
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  
年少則芳蘭之未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  
以此為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

中闕二百字當  
抄補

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為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  
學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荐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  
見常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  
曰李生胸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非文累誠布政  
司不售晚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  
入官而事遽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  
見一人鄞都御史林公璽菴常訪之麥飯葱湯相對  
話故國事次日與共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



秦做夕社例舉南湖耆舊之會慎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共得九人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王書次之然皆曰安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為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辭不至時往來六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為李先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為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荆源人物陳工部純東有綿上之節汪叅軍涵有田島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希矣是為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宜有光前史而臣寮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并命降及草野烈婦尤多風化之盛未有過于此者以為明史當詳列一傳以表一朝之彤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及淮揚之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清流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于晚節為士大夫者可以興矣予嘗推廣澹心板橋軼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于南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沒以難刀緘衣屬光祿全其喪亂之中得為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香娘職方殉職主者欲收香



娘子下陳泣而對曰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  
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者肅然聽敬悽然不忍  
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若侯朝宗所狎李氏  
不肯屈于阮大鍼田仰朝宗末路無乃愧之嘗謂此  
數人者可附葛姬以傳如王炎謝翱之附于文陸最  
後又得楊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娼家也艷于姿工詩  
落籍歸徽人夏子龍諸生也個儻有志行好詩酒不  
為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娼和極樂甲申之變子龍快  
快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規之子龍  
嘆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未揣其

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屬續  
之日隱汎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哭  
罷盛飾投繯棺旁家人爭教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  
龍之族也嘆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  
然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鄞  
故徵士錢光繡賦幽澗泉以哭之曰幽澗泉清幽谷  
蘭芬彼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  
啄實不改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  
高翔嗟嗟鳳兮鍛羽旁皇有闕胡然與皚皎皎雪霜  
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猶澗水不清清者瀆噫噓嘻



兮我為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嘯  
谷輩令為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為之傳嗟乎錢尚書  
失身于柳如是龔尚書失身于顧媚以一妓而壞名  
節者蓋有之矣吾不為子龍立傳而為隱立傳子龍  
雖賢得隱愈彰故也

甬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甬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  
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顧得三人焉  
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  
史余公鯤起曰督理興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采任

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夙遊瞿公式耜門下荐  
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  
輾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  
國迎王時豫其議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為可  
望所逮拷對簿公曰死耳大丈夫豈求免于賊臣者  
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家之僕合瘞其棺于安隆之  
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  
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令明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  
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何公騰蛟幕累官以  
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方主事李公甲春



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趺還桂林復為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傳特不詳其晚節為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生起官工部王既稱制尊其父端王墓為興陵令公司之王遣降臣終養甲祭陵察令公磔之桂林失公曰吾君尚在當為先生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為浮屠居陵下護視維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所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載任余姓氏亦不言為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

之曰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啟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為所染陵夷至于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昔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所亟許也雖欲不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是固有世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為父兄者弗為敗行以貽子弟之戚子弟之不幸而



罹此者能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  
為合傳

周御史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啟辛酉舉人也  
昌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既入奄幕陰鷙深賊罷官後  
尚多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  
中嘗嘆曰先文穆公已為故相所累然尚無大敗行  
阿兄披猖何至于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  
丙戌而後雜髮為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為顛和  
尚卒以因死乘六于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  
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尚在亦太息也是不可及及先

大父贈公為耆社乘六其一也所為詩文皆悲憤之  
音

邵尚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  
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于附奄諸家相疏  
疏斥之并其子弟弗與還往尚書尤為清議所惡而  
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文之兄弟  
侍尚書大雷山中微言勸尚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  
得已而故王棲泊翁洲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靡  
屨其後求周公囊雲銘尚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  
文兄弟一慟而已嗣是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



堂兄弟皆有集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允昌字元祚崇正癸酉舉人  
宇昌字仲熙崇正丙子舉人叅政之光子也初浙黨  
以徐廷元與學使為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  
力而元祚獨與馮御史留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  
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間遂以  
坎坷抑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愧  
其父之所為以是頗不欲人稱為公子梨洲先生講  
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尋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

毅方強于名教所在持之甚嚴生母沈氏不得于嫡  
卒于杭小同尚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  
居終身一日梨洲座上或言天啟時某官以某物贈  
奄即御史所為也小同為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  
藏為天一閣范氏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最不齒者無如故  
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無算三賓  
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為輔為霖為憲為衡皆善讀  
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  
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節時三賓



遺金尚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為事一切不問未幾蕩  
然亦不以為意于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  
復與簪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為憲以舉人  
知蓬萊縣

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  
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  
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為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  
後莫能為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即存豈能為奄黨  
作佞乎如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  
為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為父兄者其

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  
致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曾峻官終車  
騎校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終廷尉而志墓仍稱  
車騎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  
人也由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  
介節為之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  
時公尚無子百姓為聚禱于社已而果得子名曰佑  
其在大興也為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厥衛官校



皆服其清秋毫無犯輦下肅然既受院曹之命丁艱  
去不樂進取遂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予攷明之  
縣令最稱慎重其以考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  
否則亦授部郎由是為大察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  
然冗散之員非所重而南都院曹則尤開公以京縣  
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區名為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  
宮祠者等斯蓋大臣忌公直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  
而陰黜之故公亦會意而卧家家不出乃前輩無為  
之表微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志皆目公以循吏  
而所紀甚零畧及見半湖陳公聞見漫錄則于同里

所服膺者楊文懿公刑科毛公吉安太守隙公應撫  
宋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陳公鞏昌  
太守戴公及公而九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容劉公  
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祇錢公  
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既不甚傳故明  
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半湖之  
言而重為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間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  
樓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



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豫焉時稱為剡源八傑孟雍以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清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興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小受業于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于丁鶴年之門其所傳述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竹堂林泉木之盛甲于九曲又結廬于梨洲以祀孫綽其逸情

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王翁以詩招之有商皓芝中非固蒂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間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蓋猶未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于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受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月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尚有流落焉否也因嘆鄭千之季孝謙之纂文獻其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而府



君之高節已沉淪無考况去今四百年而逕茶鐺藥  
灶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谿由  
溪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谿上而府君復據六  
詔洞天而有之古鄞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予友西泠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  
所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尤心企其門鹿  
之行深情至行敦摯無間竊以為導山有脉溯河有  
原必多得于父兄之圭臬者因踪跡之不置已乃聞  
其再傳以來並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云雍正庚

戌明水召對闕下再拜貽書于予請為從父汝璩隱  
君生傳予于隱君為通家後輩然常登明水之堂識  
隱君之篤于親也隱君髫年失父無一瓦之覆一壠  
之植以資其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  
伯兄歿于宦八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  
落隱君竭蹶支吾并經理其子女昏嫁之事已而所  
入漸充寘七世祀產以公族人明水束髮塾就即有  
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給膏油讀書無間然而賓興  
六荐獲落不售明水自傷其以鷗鵬之羽困于藩籬  
以致虬鬚鵠髮之親尚未得其三簞之養雖商歌出



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厚意纏綿月有肉米  
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身自愛長奉白華  
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可無憂也甲辰  
秋明歲復遭太君之變隱君嘆曰九宗七族之中吾  
所敬事莫嫂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吾是問然  
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自披大布之衣居無  
別業之設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誼  
終身一日傾筐倒庋繼繼彌加其他睦嫻任卹之施  
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阿  
於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既為一體終即

當一坵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  
于南高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並  
列松楸碑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  
西遼遠為苦蓋其友愛之中能深得墓大夫家人禮  
意如此明水拔萃成均徘徊不欲赴闕君居責以捧  
檄之意且許為任其家事今膺

特簡泣百里矣天南地北徒為高堂升斗之謀即欲  
長依膝下亦何可得至于四壁蕭條妻孥軟弱所恃  
而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冲容容色醲粹當  
此六橋旭日徘徊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樛木行吟又有



好學工文之子斑襪進酒蔗景之甘天實佑之而明  
水感懷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為隱君謀不朽並可傳  
也爰即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此亦文人相輕之作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  
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  
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  
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揜蓋二  
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即以七人之難而何以  
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

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  
論幾如著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  
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  
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  
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  
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  
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  
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為推官常拔之冠童子  
遂補諸生顧其時戴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常思往  
聽之輒却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

毛嘗館于祁此言未可信



得入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託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豫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于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于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為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為之辭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闔徵士有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

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于是由愚山以得通于鄉之先達姜公定菴為之言于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為科舉文字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菴為之捐金入監未幾得豫詞科顧西河既為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于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為宋人宋人之中其所最切齒者為朱子



此論最公允

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駑罵唯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于是自言得學統于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于愚山者不復及焉其于百詩則力攻之常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即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于合肥閣下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氣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而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于明

無歌童為長夜之樂  
豈取以慰籍其婦

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誇詡以為無上雖說部韻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于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為長夜之樂于是其婦恨之如仇及婦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選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予于是發其集細為審正各舉一條以為例則其中有造為典故以欺人者

如謂大學中庸在唐



時已與論孟有造為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  
並列于小經之宋槩釋文亦並有前人之誣已經辨正而尚襲其  
無有蓋捏造也如那那淳寫石經洪盤川胡梅礪已辨  
誤而不知者之而反造為陳壽魏志原有那那寫經  
之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曾有不考古而妄言者  
如熹平石經春秋並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  
無左傳而以左傳為左傳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  
無稽者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  
等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稱秦檜而遂謂  
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有質然引証而不知  
五峯之大節俱遭舍沙之射矣以為書百有改古書  
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命南刑耶有改古書  
以就己者如漢地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  
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

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為蕭山毛氏糾謬  
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  
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為忠臣但可為義  
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曾幾見忠臣  
之不應死節者况西河道自遡道統得之高笠先生  
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  
即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遡其本意則專為續  
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  
名以作序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即吾鄉盧函赤所作  
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記作本不工其所序事亦



間有偽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况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卯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僅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又時時遣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于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為背道傷義之論乃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為畏禍故也前者西河故常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弗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嘆曰有是哉畏禍而難背師與賣

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sup>改</sup>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即以為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來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